

墟集初闻卖花声

花市的历史可追溯至晋代“花朝节”的流风余韵。花朝节是为了庆祝百花生日而设立的岁时节庆,以春日踏青赏花为核心活动,六朝时期初步发轫,唐代正式以农历二月十五为“花朝”。是日,士女(指青年男女或民众)郊游玩春、扑蝶为戏,宫廷、民间皆以赏花为乐事。

花朝节的兴起,加之家居赏花的需要,刺激了当时花卉的栽培。长安、洛阳等地出现了专门销售花卉的“花户”,不过此时并未形成固定的市场规模,花卉交易多呈小型、流动的状态。

真正成规模的花市,最早出现于唐代时的广州。其实早在南北朝时期,爱花的广州人就因地制宜,遍植豆蔻花、鹤草、山姜花、兰蕙、水莲、桂、朱槿、刺桐等南国花木,又互通有无,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出售花卉的墟集(古老的集市形式)。

唐玄宗在位时,广州专门艺花(种花、插花、赏花等),卖花的人数已颇为可观。官方在花地河口设立了大通港,本土的花卉通过大通港远销至欧洲;不少舶来的花卉也在此落岸,茉莉、水仙、郁金香等,皆由此时起“入籍”广州。大通港口沿途的沼泽湿地得天时地利,逐渐被开垦为鲜花种植地;今芳村花地古称花埭,河涌纵横,堤堰曲折,自隋代起当地居民便在此垦荒植卉,渐有花田。广州内外四野芳香,卉木交长,“花田一片光如雪”“相逢尽半是花农”,这些诗句就是欣欣向荣的唐代广州花业的写照。

当时的花卉交易网也已形成。名相张九龄《春江晚景》诗中有“薄暮津亭下,余花满客船”,写的就是当年广州古芝兰湖卖花船的情景。《北户录》有“山花燕脂……正月开花,土人采含苞者卖之”的记载,唐末刘恂的《岭表录异》则有“朱槿花……俚女亦采而鬻(音yù,意思为出售),一钱售数十朵”之录。可见广州此时不仅有固定的花市,更有流动的卖花船穿梭于水网,街头巷尾亦不乏担花叫卖的小贩,形成了交易网络。

元夜花市灯如昼

作为宋代的政治文化中心,汴京花市的繁华也是拔头筹的。北宋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里记载:“万花烂漫,牡丹芍药,棠棣香木,种种上市,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开,歌唱之声,清奇可听。”可见彼时的汴京,卖花、赏花的集市已十分兴旺。

南宋时,随着迁都临安(今杭州),花市的盛况也转移到了江南地区。江南的温冷,挡不住人们去水乡的巷弄里寻找春天的热情。临安风景如画,四季百花争妍,赏花习俗也非常兴盛。新的城市结构打破了唐代的坊市界限,商业活动不再受空间限制,于是

日常消费鲜花的风气彻底深入每一户人家,家家户户都插花、簪花、赏花。从文人的案头、千金的闺阁到僧侣的禅房,无不遍插千姿百态的花朵。

由于南宋社会对鲜花需求极大,给花卉贸易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,从而也带动了临安鲜花贸易的繁荣。花卉市场按照“花市”“花团”“花局”等不同规模、档次和品种进行分门别类精准布局。一般花市规模最大,花团略小,花局多为经营花卉生意的商铺。比较知名的“官巷花市”“城西花团”相继成立,花卉成了重要商品。据《西湖老人繁胜录》所记,“城内外家家供养,都插菖蒲、石榴、蜀葵花、栀子花之类,一早卖一万贯钱,约等于如今的300万元人民币。

南宋时期的广州花市也已经非常成熟,不仅售卖鲜花,还出现了花苗、花器、插花工具等配套商品,形成了完整的花卉交易产业链。而且,整个花市开始与民俗节庆深度融合,推动了应季花市的兴盛,最终演变成今日人们所熟知的、充满浓郁年味的春节花市。

百户千家花如锦

明清之际,花市的规模达到了新的高峰。明代的苏州,正月里玄妙观花市最是热闹。道士们在观前摆花摊,卖的是本地培育的“虎丘海棠”“天平梅”,还有杭州运来的“西溪兰”。文人墨客爱逛花市,唐伯虎曾画《岁朝图》,画里有他从花市购得的瓶插牡丹、案头佛手。平凡的日子在花花的陪伴下也能过成诗。

明代中叶,气候温润,万商云集的珠江三角洲崛起为全国花卉产区。广州河南二十三乡多半以种花为业,花农拂晓摇橹,把一船船素馨、茉莉、瑞香等,经花渡头运入城,在藩署前设摊摆卖。七座城门就是七座花市,每天仅素馨一项便卖断数百担,其他花卉也是琳琅满目。“浴罢晚风吹未利,沿街都是卖花声”,名士俞士琼笔下的广州就是这样的花海飘香。

清末,广州固定在春节前夕大规模举办小年夜至除夕通宵达旦的“年宵花市”。四季不断的花市,到时达到一年的顶峰。“年卅晚,行花街,迎春花放满街排,朵朵红鲜艳,朵朵黄花大,千朵万朵睇唔晒”(“睇唔晒”为粤语看不完的意思)……“从此,广州人有了个习惯:行过花街才算过年。数里长街,吐艳争芳,人潮涌动,市民们全家出游,选购寓意吉祥的年花,场面极为壮观。桃花、金橘、水仙并称“年宵三件头”,至今不替。“行花街”成了广府文化、岭南文化的标志性民俗活动,展现出独特的魅力。

明代,北京成为都城后,也开始了“百户千家花如锦”的花市之盛,并在清代形成高峰。

(据《北京日报》,文:王新禧)

花市买得一枝春欲放



“日赏繁花夜观灯”,明日就是正月十五,花市都昭显着新春的喜庆。花市,这个人们如今买花最常去的场所,从南北朝起就在中华大地上出现了。



《岁朝丽景轴》清 陈书

“红月”闹元宵有多罕见?

明日将迎来农历正月十五元宵佳节,今年元宵节不仅正巧迎来正月的满月,当晚还将邂逅一次难得的月全食。一轮“红月亮”将高悬夜空,为元宵佳节增添一份宇宙级别的浪漫。

元宵节遇到“红月亮”有多难得?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表示,这需要朔望月、月食周期、农历历法规则三者精确配合,才能促成这一奇观。

月全食的原理是月、地、日运行至一条直线上,月球完全进入地球的本影,导致太阳投射在月球上的光被地球遮挡。由于月球轨道和地球轨道存在约5.15度的夹角,多数满月会从地球本影的上方或下方掠过,所以并非每月都有月食发生。天文统计显示,21世纪全球月全食平均约14个月发生一次,但是只有处于夜半球的人才能看到,同一地区大约每3年才能看到一次。

此外,月全食总是发生在望(即满月)所在的这天,但受农历历法的规则限制,望可能发生在农历十四至十七中的任意一天,并不一定总落在十五;而元宵节总是在农历正月十五这一天,这又降低了元宵节发生月全食的概率。

综合上述因素,月全食落在农历正月十五的概率极低。21世纪仅发生5次这样的巧合:分别是2007年、2008年、2026年、2054年和2072年。

如果再考虑地理位置、月升月落时间等因素,想要在正月十五当晚观赏“红月”闹元宵可以说是难上加难:2008年和2054年的元宵月全食发生时,我国正值白天,因此完全不可见。对我国公众而言,21世纪可见的元宵月全食仅有2007年、2026年和2072年三次。相比2007年元宵节中国仅可在清晨时见到“带食月落”,2026年这次元宵月全食的观测条件极佳,堪称数十年一遇的绝佳机会。

本次元宵月全食初亏约于北京时间3月3日17时50分开始,食既始于19时04分,食甚发生在19时34分,生光始于20时03分,最终于21时18分复圆。

对我国公众而言,东部地区月升时刻较早,有机会见证月全食的完整过程;而中西部地区月升时刻较晚,只能看到“带食月出”,即月亮升起时月食已经开始。不过,中西部地区虽错过月食初段,仍可欣赏从全食到复圆的精彩。

“面对这数十年一遇的‘红月’闹元宵,不妨与家人亲友并肩仰望,共享此刻的圆满与美好。”王科超说。

(据新华社,记者:王珏玢、邱冰清)



索道上人头攒动(图片由石拐区融媒体中心提供)

◎记者 刘晓婷

日前,喜桂图滑雪场中级道开板。土生土长的石拐人——前中国残奥单板滑雪队运动员许祥,站在家乡的雪道上发出感慨:“既开心又骄傲!”

这话听来平常,细品却意味深长。一个运动员的感慨,映照的是一座城市的期待,我们看到的,绝非简单的文体旅项目启动,而是一种发展逻辑的悄然转向——冰雪,正在成为新的城市名片。

深一度

冰雪运动如何实现「四季旺」

从「贵族游戏」回归「大众体育」



冰雪运动的平民化突围

有人问,北方玩雪的地方多了,喜桂图滑雪场有什么特别?

特别之处在于,它把“冰雪梦”拉到了老百姓的家门口。过去提起滑雪,很多人第一反应是“那是专业运动员的事”,或者是“得坐飞机去东北”。

“让滑雪不再‘高不可攀’,让不同水平的雪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雪上乐趣。”喜桂图滑雪场负责人梁宁表示。从初级道到中级道,再到规划中的高级道,喜桂图正在搭建一座阶梯——让不同水平的人,都能在这片雪原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。

冰雪运动的普及,离不开家门口的赛场。没有场地,热情就是空中楼阁。喜桂图滑雪场的价值,首先是解决了“去哪儿滑”的问题。它把原本遥远的冰雪体验,变成了市民周末就能抵达的日常。

雪道可以一夜建成,冰雪文化却需要代际沉淀。更深层的意义在于,它正在完成一次“去魅”——让冰雪运动从“贵族游戏”回归“大众体育”。当滑雪不再需要昂贵的机票、漫长的旅途,当孩子放学后就能在雪道上摔几跤再爬起来,冰雪才真正有了扎根的土壤。

采访中,许祥表示,“以前培养运动员,得送去东北,送过去新疆,吃住行训,一年下来成本高得吓人,很多好苗子就这么耽误了。”现在雪场建在家门口,孩子们放学就能滑,周末就能练,专业教练就在身边——喜桂图滑雪场的开业,改变的绝不仅仅是文旅,它正在改写一座城市的体育基因。当更多“许祥”在家门口的雪道上完成第一次转弯,第一次腾空,第一次冲线,我们或许正在见证下一代冠军的崛起。这才是冰雪运动最动人的注脚:零下的气温,冻不住热气;家门口的雪道,正在托举起更多人的冰雪梦想。

四季运营的雄心壮志

冰雪经济不是“一锤子买卖”。这是很多地方用真金白银换来的教训。

有些雪场,开业即巅峰,新鲜劲一过人潮退去,只剩空荡荡的雪道在风中凌乱;有些项目,重建建设运营,硬件一流、软件未流,最后落得个“一年热三个月,冷九个月”的尴尬。

喜桂图滑雪场显然不想重蹈覆辙。从规划之初,它就锚

定了一个目标:四季运营、多元融合。

翻开设计蓝图,三大功能板块清晰可见:大众亲子滑雪乐园、山地户外运动、四季生态休闲度假。冬季有冰雪,夏季有什么?山地自行车、户外拓展、避暑度假——他们想把雪道变成“四季道”。更值得关注的是,项目同步规划了夏季特色业态,集文化体验、生态休闲、主题游乐、养生度假于一体,目标是打造一个冬夏两旺、四季不歇业的精品滑雪度假区。

“我们将完善住宿、娱乐及夏季户外项目,打破季节限制,联动五当召、大发1913特色历史街区等文旅资源,构建完整冰雪生态圈。”梁宁的一番话,透露了喜桂图滑雪场的“野心”——以滑雪场为纽带,打造特色冰雪IP,激活乡村振兴活力,让其成为包头对外展示冰雪文旅魅力的窗口。

这种“跳出滑雪做滑雪”的思路,值得肯定。它把滑雪场从单一的体育场馆,升级为综合性的度假目的地;把冰雪从冬季的限定产品,转化为全季的引流入口。

喜桂图滑雪场能不能跳出“开业即巅峰”的怪圈,关键要看能不能打好“三板斧”:

第一板斧:四季牌。雪季只有几个月,非雪季怎么办?这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。喜桂图滑雪场的答案是:让雪道“变脸”。冬天是滑雪道,夏天是山地车赛道、徒步路线、露营地。把单一功能的雪道,变成多功能的山地空间,才能让土地价值最大化,让游客持续流动。

第二板斧:融合牌。滑雪+民宿、滑雪+研学、滑雪+文化——能不能让游客来了就不想走,走了还想来?喜桂图滑雪场的优势在于,它不是一个孤立的雪场。五当召、大发1913历史街区,都是可以联动的资源。把“点”串成“线”,把“线”织成“面”,才能真正留住人、留住消费、留住记忆。

第三板斧:本地牌。能不能让本地人把滑雪当成像逛公园一样的日常消费,而不是一年打卡一次“仪式感”?这考验的是定价策略、服务意识和运营能力。如果滑雪只是“网红打卡地”,来的都是拍完照就走的一次性游客,那注定走不远。只有让本地人愿意反复来、经常来,雪场才有稳定的基本盘,才有持续的生命力。

冰雪版图的独特一片

把视线拉高,内蒙古的冰雪版图正在连点成线、连线成面。从赤峰美林谷到呼伦贝尔雪原,从阿尔山到包头石拐,喜

桂图滑雪场的开板,是这一布局中的关键一环。它既补齐了区域短板,也提升了整体层级,让包头在全区冰雪格局中拥有更清晰的位置。

放眼全国,冰雪经济的竞争已经进入“下半场”。东北有先发优势,新疆有资源禀赋,京津冀有冬奥遗产。包头的突围点在哪里?

答案或许是“差异化”——不拼规模拼特色,不拼硬件拼软件。喜桂图滑雪场背靠阴山,毗黄河,如果能把“山、雪、河、城”融为一体,打造出独一无二的情景体验,就能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撕开一道口子。

更巧的是时间节点。米兰冬奥会刚刚开启新的竞技篇章,冬奥带来的热度仍在持续。但冬奥留下的遗产,从来不仅是奖牌与荣耀,更是一整套关于场地建设、人才培养、产业融合的系统思维。

零下的气温并不能冷却热情。喜桂图赛道上的“热气”,不是短暂升腾,而应成为持续燃烧的动能。当越来越多市民把滑雪写进春节计划,当越来越多青少年在家门口完成第一次转弯,我们可以更有底气地说:冰雪,正在打开包头发展的新空间。

这是一个小城区的冰雪之梦,也是一盘关乎未来的“大棋”。棋局刚刚开始,精彩还在后头。但我们也该清醒地认识到:从“有人滑雪”到“人人爱滑雪”,从“偶尔来一次”到“每年都期待”,这条路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长。

好在,第一步已经迈出。当许祥站在乡家的雪道上说出“既开心又骄傲”时,我们看到了这种可能:冰雪,不只是冬季的消遣,更是一座城市通向未来的语言。

【短评】从「一季火」走向「四季旺」

冰雪热从来不是单一赛道的热闹,而是全链条的共振。游客踏雪而来,不止为滑雪,更是一场完整的冬日度假。餐饮留住味蕾,住宿安顿身心,交通串联行程,文创点亮记忆,购物丰富体验。冰雪消费的每一次呼吸,都牵动着餐饮住宿、交通运输、文化购物等庞大而精密的产业脉搏,形成“一业兴、百业旺”的良性循环。

对石拐而言,冰雪是天赐资源,更是转型动能。曾经的矿区转型示范区,如今以雪为媒、以节聚力,把冬日“休眠期”变成消费“黄金期”,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。冰雪经济不仅带来客流与现金流,更重塑区域形象、激活乡村振兴、带动就业增收,让“一季火”走向“四季旺”。



前中国残奥单板滑雪队运动员许祥在中级道上驰骋(图片由石拐区融媒体中心提供)